

[文章编号]1004—5856(2010)07—0125—04

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与中国女子教育

吴霞

(德州学院 历史系,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西方传教士重视女子教育,开办女子学校,开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教对女子的束缚。文章在研究艾约瑟的著作和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基础上,阐述了教会女子教育在华的发展概况及艾约瑟支持中国女子教育的一些观点和行为,并分析了其对中国女子教育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艾约瑟;女子教育;教会学校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处于传统礼教的束缚下,很少有机会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即使有极少数的富家女子被允许在家中学习,但学习内容也大都为女子应如何“三从四德”遵循妇道,很少涉及真正的学问和知识。所以,最早的女子学校大都由基督教会开办。基督教学校重视女子教育,开设了不少女子学堂。1869年教会女校女生有570人,1876年女校有121所,学生2100人。重视女子教育,既有更多吸引信徒的用意,也与当时西方传教士男女平等思想有关。

一、教会女子教育在华发展概况

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开始了女子教育活动。1860年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来华从事宣教工作。随着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初期,教会女子学校同男子学校一样,最早也是集中设立在5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等地,以后随着传教的深入而逐步往内地发展。

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女孩,开办了女子

读书班。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塞(Aldersey)小姐到宁波开办一所女子学校,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此后伦敦会、长老会、卫斯理会、浸礼会等差会先后在5个口岸开办了10所女子学校。^{[1](P18-19)}然而由于当时的风气还未完全打开,专门对女子开设的女校很难招到学生。如1850年传教士在广州设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堂,开学那天,本来报名上学的女生因舆论压力一个也不敢前来,后来总算动员来了几个,不久又全部退学。其后又有11所女子学校相继开设于5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截至1869年3月31日,基督教学校中有男寄宿生278名,女寄宿生354名,走读学生3563人,合计4195名。其规模是相当小的。

19世纪70年代,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开始出现,当然数量是非常少的。1877年,在华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大会。大会召开时曾发表了一份比较详细的统计资料,资料表明:女子寄宿学校和寄宿生的数量多于男

[收稿日期]2009-07-20

[作者简介]吴霞(1980-),女,山东德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童,^{[2](P54-55)}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当时社会男女之间的界限很严格,年龄稍大一些的女子必须寄宿;二是教会普遍认为女子比男子更富于宗教情怀,而且从家庭教育来看,培养一名女信徒等于培养了一名基督徒母亲,更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因而对女子教育普遍比较重视。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不难明白上表中所体现的含义了,当然也明白了为什么传教士非常热衷于中国的女子教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大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对基督教百益而无一害”。且不管他们开办学校的目的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学校的开办对中国女子教育客观上起到了解放的作用。

1890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了中西女塾。美国监理会妇女国外布道部对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并派海淑德女士前来主持校政。中西女塾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家的女子。该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中文、英文、地理、代数、三角、勾股法则、天文、化学、微分、积分、地学、音乐和家政等。从课程设置上看,该校的教学水平明显超过小学而达到了中学的程度。中西女塾的西学课程和进度,大体上是按照当时美国的教育体制安排的。虽然在总体上中国的女子教育还非常的封闭和落后,但就个别女学生的受教育程度看,已经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另外,传教士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一些水平较高的教会女子中学。

此外,传教士还开展成人女子教育工作。最初是传教士的妻子们试图教中国成年妇女阅读汉字,效果并不明显。1866年起,她们开始在每周祷告会结束后教中国妇女学习拉丁字母以代替汉字,收效不错。1884年归,正会妇女由国外布道部资助在鼓浪屿建立“夏洛特妇女圣经学校”(Charlotte W. Duryee Bible School for Women),使成人妇女教育工作更加系统正规化。1884年,这所学校只有5名学生,1889年,入学人数达到25人,到1901年时,学校培训过的学生达到700人之多。学校还培养了一批中国基督徒妇女教师,雇用她们深入乡村,到老百姓家中教妇女们阅读识字。到1900年,学校中中国女教师的人数达到了11人,她们常被称为“圣经妇女”(Bible Women)。

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小学校在19世纪下半

叶已出现,使中国人对女子教育问题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教育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女界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风气。但是当时保守的中国社会仍然认为女子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直到20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才开始出现。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其前身是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于1864年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塾,最早的学生主要是穷人家的女孩和街上的乞丐女孩。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他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至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1900年,义和团运动给女子教育事业以严重冲击,许多女子教会学校被捣毁,不得不停办。运动结束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女子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一些学校。

二、艾约瑟支持女子教育

艾约瑟对中国的教育较为关注。来华后,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传教团体提到就是与他创办一所寄宿学校有关,这所学校“通过他们本国的语言媒介和使用西方的先进方法向中国孩子们提供实用的和宗教的教育”。^{[3](P282-289)}尽管他的名字与教育工作不是很紧密相连,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精神又回复到了他年轻时候的对教育工作的兴趣上。他在关注教育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中国大量文盲的存在,对此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消除文盲只是时间问题,它必将随着信息的扩展而消失”。^{[4](P265)}

1877年,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各地的传教士代表围绕着女子教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艾约瑟对此发表了自己

的见解,当他听说女子教育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时,他提出应该制定一个标准,于是他就去北京的各个书店寻找适合中国女子教育的书籍,终于发现了一套被称为《女子书》的丛书。关于这套书,他进行了分析:“首先有一本汉朝的作品,作者是一个博学且优秀的女子,她采用的是编年史的文学风格,该书从道德角度讲述了对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另外有一本唐朝七姐妹之一写的书,作者不同意结婚,并且认为她们将花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文学研究中很有必要,该书也是从道德角度论述的。丛书还包含了那些聪明的且贞节的女子们的作品,其中一篇为明朝最早的皇后所写,这是所有作品中最长的和最完全的。这套丛书只有薄薄的两卷,我推荐把这本书作为女子教育的一种合适的标准。”艾约瑟还提到“女子教育应该是公平的,不仅对文人家庭的女子进行教育,而且要教育穷人家的女子”。他在发言中还提到了明朝很优秀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的女儿。以此为实例来说明对女子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女子进行教育可以使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传教事业中”。^{[41](P159)}

艾约瑟认为:“我完全同意已经进行初步训练的女孩子们在教育男孩子们方面是有用的观点,这已经被人证实。不仅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有资格教育中国男孩子,而且在中国传教事业中已经被很好训练的女孩子也能够承担这项工作。我认为这将会摆脱或许遇到的一些困难,传教士们的责任是围绕这个国家在某些地区巡回传教,但是这些传教士常常是懒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派遣一个在教会学校受过训练的女圣徒和一位女传教士进入传教士工作的地方,结果可能会在刺激宗教事务的兴趣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我们有理由希望考虑中国的妇女工作,我听说一些人对中国人同意让女子受教育表示惊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不应该支持妇女教育,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在北京和韦廉臣有关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也同意女子教育,并且认为是极其合适的,众多女性文人已经论证了这种必要性。”^{[41](P265)}

艾约瑟积极支持女子教育的态度对中国人固有的排斥女子教育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态度正在迅速改

变。^[5]传教士林乐知(Allen)认为:“外国妇女们谈到了她们的工作和影响,但是她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工作已经影响到了国外。中国人中对女子教育的普遍认同正在迅速改变。从近年发表在中文报刊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女子教育不是漠不关心的。来自西方的受过教育的有才智的妇女,正开始创造一种支持女子教育的氛围。我想要妇女们知道她们的工作不是不被察觉,并且她们的劳动不是没有价值。”“中国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它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知道,它的教育因为中西的双向交流而得到提高,他们(指在外国的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更喜欢呆在英美,因为那里有他们喜欢的社会氛围和人民,他们对女子教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应该得到支持。当开始着手建设中西书院时,有些绅士说他们除儿子外还有女儿;还有一些人说他们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询问到:‘你们有能够教育我女儿的学校吗?’基督教学校缺乏,他们想要送女儿到罗马天主教学校学习,今天罗马天主教正在繁荣,之前曾被我们忽略,我们没有充分满足周围日益增长的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传教团体正为高级阶层的女孩子们准备学校。”^{[41](P264)}很多传教士已经认识到女子教育的必要,开始时只有几个妇女教师,后来由于大家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女子受到教育,传统观念逐渐被打破。“现在妇女在大学里教课没有一点麻烦,再说在中国人里尤其是受过西方语言教育的那些人拥有受过教育的妻子是一种日益增长的需要。”^{[41](P265)}

艾约瑟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开办的女子学校,打破了千百年来的禁忌,开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基督教在中国举办的女子教育,不仅包括女子中小学,而且还有大学,这显示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实际上,西方女子教育也是在18世纪末出现,到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普及的。从历史的观点看,西方传教士实际上是把当时在西方也很新颖的女子教育及时地传入中国。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将西方的女子教育引入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女子学校教育西方的女学有一定的差距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可否认,19世纪传教士来华后进行的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文化渗透有着紧密的联

系。在这种文化渗透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先锋的角色。传教士在传播“福音”、讲授“圣道”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宗教精神。渴望从他们那里寻求一种纯客观的宗教伦理,那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些标榜为“自由派传教士”的新教人士,如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林乐知、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所谓的学术传教,他们兴办学校、创建医院、出版报纸和从事慈善事业等都是这样。这就说明:基督教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传教士们始终无法放弃其传教目标,无法突破传教体制,这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缺陷所在,并最终决定了它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命运。

总之,传教事业本身是一种信仰的行为、希望的表达和爱的体现,在每一所学校开办的背后都包含着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福利的深刻关注,去服务中国的强烈愿望以及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勇气。教会学校在客观上对中国教育、社会的近代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艾约瑟大力支持女子教育,并且提出了教育的标准,使女子

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当然,艾约瑟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真正想要提高中国女子的地位,使中国女子摆脱一直以来受压迫的悲惨境地,而是通过对女子进行教育,使她们更好地发挥教育人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传教事业中”,扮演好基督徒母亲的角色,这正是由他的传教士身份决定的。

[参 考 文 献]

- [1] 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 [2] *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J].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IX (1878), pp. 109 - 115.
- [3] E. Box. *In Memoriam-Rev* [J]. *Joseph Edkins, D. D.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36).
-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R]. Shanghai, May 10 - 24, 1877.
- [5] 吴霞. 试析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的经济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 (9).

责任编辑:秦 平

Missionary Joseph Edkins and Chinese Women Education

WU Xia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paid attention to women education. They run schools for women,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women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the feudal bondage of traditional rules. Based on literature study on J. Edkins' works and related articles by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it is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women educ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Edkin's support for Chinese women education.

Key words: Joseph Edkins; women education; missionary school